

噶瑪蘭族香蕉絲工藝復振 及其文創產業發展初探

王昱心

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基於近年來部落產業與文創產業的興起，大量政府資金與民間團體進入部落協助發展部落特色產業，以往的傳統工藝是因為族群生活所需，生活日用、祭典儀式、婚嫁聘禮而生產製作，而現今的工藝已成為人文傳統的延續，與文化特色傳播、知識體系轉換成知識經濟，逐漸形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甚至於發展成原住民文化產業的模式。因此，本文針對在花蓮縣豐濱鄉新社部落的新社香蕉絲工坊觀察，說明傳統工藝的重要性與文化資產之間的關聯性，藉由傳統工藝復振、在地扎根與文化定位，才能發展部落文創產業，並且提出部落文創產業的分析與未來可能性。

關鍵詞：香蕉絲、噶瑪蘭族、文創產業

壹、前言

目前，噶瑪蘭族大致分布於宜蘭、羅東、蘇澳一帶，以及移往花蓮市附近及東海岸之豐濱鄉與台東縣長濱鄉等地。而豐濱鄉新社村，西靠海岸山脈、東臨太平洋，是使用噶瑪蘭族語言人數最多之處，也是昔日帶領全台噶瑪蘭族復名運動的領導中心。這是一處噶瑪蘭族和阿美族混居的村落，擁有豐富的族群文化，但噶瑪蘭族人口較眾，此地亦是噶瑪蘭族文化復興運動的主要基地。

自二〇〇二年六月至二〇〇二年八月，「噶瑪蘭族復名推動小組」歷經三個月實地調查結果，自我認同為噶瑪蘭族總人數為一千七百零五人，其中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一千零七十三人，未具有原住民身分者六百三十二人。族人居住地大多集中在花蓮、台東兩縣，其餘分布在台北縣、台北市、宜蘭縣、屏東縣、高雄縣、高雄市、彰化縣、台南市、台中縣、桃園縣市、新竹市等。新社、立德、大峰峰、樟原、佳里宛等部落是現今花東地區噶瑪蘭族人較集中、文化保存最完整的，然而受限於地理環境，族人齊聚不易，加上受到現代化的衝擊，以及族群身分的曖昧不明，使得先祖遺留下來寶貴的文化資產急遽流失，噶瑪蘭文化傳承遭受前所未有的斷層。

節錄於 Ai Mi Na KAVALAN 噶瑪蘭族復名陳情書

台灣平埔族群為南島語系民族的一支，可能在五千年前至二千五百年前間移民至台灣。噶瑪蘭族為平埔族群之一，因為其地理關係也相對的保護了傳統語言的使用。由噶瑪蘭族復名運動先驅偕萬來先生口述歷史中指出，依據歷史學者及考古學者在文獻上紀錄證明，1500 年或 2000 年前，噶瑪蘭族是從南洋漂流登陸到宜蘭平原。西元 1650 年荷蘭人來宜蘭，實施調查噶瑪蘭人村落及人口，為數 45 個部落，後來變為 36 個部落，噶瑪蘭族人計 9,670 人，西元 1796 年，漢人吳沙率漢族，移民千餘人進入宜蘭平原，從此改變了噶瑪蘭人的命運，也開啓了噶瑪蘭的新時代。

有關噶瑪蘭族的紀錄與研究，始自於在文獻中，一般印象最早停留於清代蔣毓英記載的《台灣府志》中，這本書成於康熙 24 年的台灣志書，

記載了身處後山北段自成體系的蘭陽平原，共有卅六社之說，這一濫觴並在日後各版志書中，包括《諸羅廳誌》、《噶瑪蘭廳誌》、《台海使槎錄》等，形成連貫而有脈絡的譯音社名沿革，甚至持續影響至今。事實上早在《台灣府志》成書的 35 年前（西元 1650 年），荷蘭人戶口表即記載了當時蘭陽平原噶瑪蘭族人村落超過 40 個以上。而文獻中曾記載噶瑪蘭人在原鄉宜蘭的生活景況，例如陳淑均修《噶瑪蘭廳志》，對噶瑪蘭人的編織用具和織物有這樣的記述：

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剝木為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曰達戈紋。以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

日本學者伊能嘉矩於 1898 年發表關於宜蘭地方的平埔族調查記錄中，指出當時噶瑪蘭人還保留舊式的織布機，而且與卑南族、阿美族的機型一模一樣。文中所形容的恰是馬偕博士回憶錄照片中紀錄的平埔族人織布狀況，這是目前有關噶瑪蘭族僅有的織布資料保存¹。

現今的台灣，新社部落除了是「噶瑪蘭族語言」保存最完整之處，也是昔日帶領全台噶瑪蘭族人推動噶瑪蘭族「復名」與「文化復振」運動的核心，而在文化復振中最特殊的傳統文化呈現便是香蕉絲工藝重現。香蕉絲工藝僅見於新社部落，是獨一無二的文化資產。近年來新社部落合力各項發展傳統文化復振工作與文化傳承活動，受到媒體的關注報導，吸引許多人的目光，進而到新社部落參訪；由於部落主體意識的增強，也漸漸提升了一般社會大眾對噶瑪蘭族的認識。再加上近期於 2014 年 10 月 24 日起為期五周，在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展出〈我們·噶瑪蘭 Aida·Kavalan〉，展現近二十年來傳統香蕉絲工藝的復振到香蕉絲工坊試圖從工藝傳承到文創產業發展的所有記錄。

¹ 臺大人類學系胡家瑜指出照片中為噶瑪蘭族婦女，並且將這套保存於加拿大博物館的服飾加以分析，照片中的地織機易保存在同一博物館為香蕉絲織作。

貳、香蕉絲工藝與無形文化資產

「無形文化遺產（資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依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定義，指的是一個社群或個人包含其知識、技能工具、文物及地方等常規和總體呈現，它展現了不同文化社群間彼此的平等、持續和相互尊重，強調的是文化的多元何人類創造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1 年三月提出此概念之後，所聘任的專家據此，曾先後在 2001 年起三年間，評選出四十餘項無形文化資產，這些「世界級」無形文化資產分布於亞洲、中南美洲、歐洲、非洲及大洋洲；內容含（一）口述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無形文化資產媒介的語言、（二）表演藝術、（三）儀式節慶、（四）關於宇宙自然的知識和儀式，以及（五）傳統手工藝等面向（李汾陽，2010：24-25）。文化人類學家王嵩山（2011）更進一步指出，以上五個面向中，最後一項的「傳統手工藝」創意應當是源自前四項內容。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始於 1982 年制定，在 2005 年全文修正並公佈確認「無形文化資產」的法律地位，無形文化資產包括傳統藝術、民俗及有關文物、保存者及保存技術，舉凡傳統工藝美術、傳統表演藝術、民間風俗、節慶、信仰皆屬此類。為維護文化資產，透過無形文化資產的登錄，可以促進文化傳承、發揚、藝術流傳等功能，這讓傳統文化獲得新生命。當年 11 月 1 日修訂公告實施，對於文化資產的全面性與系統性保存，在制度上提供了健全架構，也宣示我國文化資產保存邁入一個新紀元，從有形到無形文化資產的全面性關照，文建會並同時頒定無形資產登錄要點。所以，舉凡各種口頭表達的形式、表演藝術、風俗習慣、神話、禮儀、儀式和節慶、手工藝和其他藝術、建築技術、以及自然的相關知識與實相等，皆包括在無形文化遺產（資產）的範疇，即使當今城市中的生活型態，也是其中一部份。

噶瑪蘭族香蕉絲編織工藝是台灣原住民族群目前還持續傳承的織做方式。編織工藝原本是噶瑪蘭族重要的農業勞動。早期曬稻穀鋪在土砂地上的織布、裝稻穀的大幅織袋、遮雨遮陽用的服飾、採集野菜用的背袋、平時外出的背包、乃至貼身衣物等，都是噶瑪蘭族婦女自採、剝絲抽繭處理

來的原生材料，香蕉絲織物則是其中的最大宗之一。新社部落從傳統香蕉絲編織技法的紮根工作開始，到推動香蕉絲文創產品的發展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效與經驗。香蕉株從種植取織到編織等複雜工作，是密集的農業勞動，因此香蕉絲工藝所表現的不只是編織布料與編織作品而已，它充滿了噶瑪蘭族人的汗水、感情、精神、認同與價值。

表一：文化資產保存法裡的無形文化資產內容

傳統藝術類	傳統工藝美術	包括編織、刺繡、製陶、窯藝、琢玉、木作、髹漆、泥作、瓦作、剪粘、雕塑、彩繪、裱褙、造紙、摹搨、作筆製墨及金工等技藝
	傳統表演藝術	包括傳統之戲曲、音樂、歌謠、舞蹈、說唱、雜技等藝能
民俗及有關文物	風俗	包括出生、成年、婚嫁、喪葬、飲食、住屋、衣飾、漁獵、農事、宗族、習慣等生活方式
	信仰	包括教派、諸神、神話、傳說、神靈、偶像、祭典等儀式活動
	節慶及相關文物	包括新正、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中秋、重陽、冬至等節氣慶典活動

參、香蕉絲工藝復振歷程

近年來，新社部落積極書寫自己的部落史、遷移史、傳統祭典與文化發展等，企望彌補噶瑪蘭族在台灣歷史洪流中被遺忘或未被呈現的空白，以建構族群的尊嚴與榮譽感，凝聚民族歸屬感。此外，更透過「香蕉絲編織文化」的復育彰顯文化特色，期望這項工藝文化，成為台灣原住民族中獨一無二的族群美感與特色。香蕉絲的編織原本就是噶瑪蘭族新社部落重要的生活文化，在過往與外界接觸較少的時期，它是部落重要的編織工藝；但在 1968 年花東海岸公路（台 11 線）開通後，新社部落被快速捲入主流

社會的價值關，生計方式與文化都受到「現代化」的衝擊。隨著主流社會各項生活物資和紡織衣飾傳入，這種費時勞動的香蕉絲織工藝漸漸式微，到 1980 年代末，香蕉絲織作更面臨斷層危機。

事實上，編織本身就是原住民各族的重要生計勞動，並開創出各族文化圖騰的重要表現媒介。在過往的歷史中，噶瑪蘭族人曾利用各種材料編織，如香蕉絲、苧麻、鹼草、黃麻及一些野生樹等天然材料；因此，對噶瑪蘭族來說，編織也是文化工藝復育重要的一環。而不論是以傳統材料的自然纖維編織，或者後來引入的人造纖維編織，除了文化圖紋的創造外，新社部落在編織方面得以和台灣其他原住民族區辨的重要文化特色，便是以亞熱帶風味的「香蕉絲織布」最為特別，也是台灣其他族群鮮少的文化特色。正因香蕉絲織布的獨特性，讓新社部落的族人把香蕉絲工藝當做噶瑪蘭族文化復振的媒介之一，藉以突顯噶瑪蘭族獨特的技藝和傳統文化。因此，在 1990 年代初期，噶瑪蘭族開始推動復名與文化復振運動，老一輩工藝師重新拾起地織機，開始編織香蕉絲傳統布匹。而自從 1996 年起，朱阿比、潘烏吉與潘阿玉等三人承接使命，擔任新社部落傳統香蕉絲織作指導師傅，重新教導部落婦女編織。就這樣，新社族人逐漸地恢復了編織工藝，繼續開創新的文化傳統，讓香蕉絲的編織成為新的文化符號象徵。

而在 2002 年 12 月 25 日噶瑪蘭族復名後²，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於 2005 年成立「新社香蕉絲工坊」；它是台灣唯一以香蕉絲作為編織材料的工坊。多年來，新社部落工藝師製作的香蕉絲編織作品，藉著恢復傳統織做和應用，日益表現出香蕉絲原材料的優美特質與噶瑪蘭族的文化特色。新社部落從傳統香蕉絲編織技法的扎根工作，到推動香蕉絲文化產業的發展計畫，多年下來已經開始累積了一些成效與經驗；不僅只是保留傳統編織技藝與原料，也開啓了香蕉絲織品的創新，並連結閒置空間再利用（如噶瑪蘭族工藝之家、新社香蕉絲工坊等等），而讓香蕉絲編織作為噶瑪蘭族民族工藝的經典代表，強化噶瑪蘭族的族群認同。

筆者於 2009 年執行「花蓮縣噶瑪蘭族無形文化資產普查計畫」中，

² 民國 91 年 12 月 25 日行政院正式宣布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

已經指出香蕉絲工藝與數位香蕉絲織做人應該登陸為無形文化資產保存人。此案透過資料蒐集、整理、田野訪查與分析等，完成以下大綱之普查內容：（一）噶瑪蘭族概說、噶瑪蘭族分布與人口、（二）節慶祭典、部落祭典文化（三）編織工藝與香蕉絲工藝、（四）香蕉文化發展演變與功能、（五）人文傳統、生態知識。根據『傳統藝術、民族及有關文物登錄指定審查及廢止辦法』第三條，依照其登錄基準，將普查資料提報登錄；此普查案調查出部落祭師與傳統香蕉絲工藝之間的關係匪淺，尤其以新社部落段數最高的祭師是已逝世的朱阿比（pakalavi「除瘟祭」要有她在才有辦法舉行）以及朱阿菊、潘烏吉、潘阿玉、潘秀蘭、陳仁愛、潘哪文、潘金英數位女性祭師，他們也同時都是部落中香蕉絲織做的重要人物。

而今，新社部落的噶瑪蘭族人依然保持許多傳統慣習，持續保有永續性的觀念在使用自然資源；而香蕉布編織作為植物資源利用的一種形態，更值得進行此一工藝文化的文史資料採集，而透過文字、影像與影音等記錄來保存噶瑪蘭族珍貴的工藝文化，整個生產流程與文化織品的演變過程，以利香蕉絲編織文化產業的推動。

一、傳統編織與香蕉絲工藝

各品種的香蕉在台灣的歷史上曾被多個族群利用過，目前在台灣普遍種植並帶有濃郁香味的品種為北蕉（*Musa sapientum* L.），為芭蕉屬（*Musa*），是狹義的食用蕉之總稱。北蕉（*Musa sapientum* L.）屬於蕁荷目（*Scitamineae*）中的芭蕉科（*Musaceae*）芭蕉屬（*Musa*）正蕉宗（*Eumusa*）。北蕉的歷史應於 200 多年前自大陸華南地區引進，在台灣的農業經濟曾扮演重要角色；它是現今台灣內外銷最重要的栽培種，亦是噶瑪蘭族香蕉絲織所使用的香蕉品種。香蕉纖維的應用在環太平洋香蕉織布文化中，不少原住民族都有運用到；除了噶瑪蘭族有香蕉織布文化外，台灣的排灣族、達悟族及東南亞、菲律賓、日本沖繩，也都有此項特殊的文化。而整個擁有香蕉織布技術的族群之地域分佈，恰好都位於西太平洋的潮流上。西太平洋潮流流經的地區中，台灣的排灣族、達悟族及東南亞、菲律賓、日本沖繩，都擁有此項特殊的香蕉織布文化，但其所使用的香蕉品種、製作處

理的方式和用途卻都不盡相同。

日人鈴木質在 1930 年代的調查中提到，達悟族男子上衣及條型褲使用他們自製的淺灰色芭蕉布，而女子則在腰部用寬約一尺的芭蕉布圍綁起來。伊能嘉矩於 1900 年調查，發現潮州庄的排灣族也使用芭蕉纖維製成紗線織布，不同的是，其中還加入了一些山芋麻的纖維。而東南亞一帶則使用馬尼拉麻（*Musa textiles Nee*）的纖維編製成船艦用的繩索、動力傳導用繩索及帽蓆等；亦有將色澤較淡的馬尼拉麻纖維櫛梳紡成粗布用線，再製成背袋、覆布或裝飾品等織物。

而日本沖繩的芭蕉布，則是剝取琉球絲芭蕉（*Musa liukuensis Makino*）的纖維製成，所織造出的布匹質地輕滑透氣，風味特殊，是日本夏季最適合也最受珍愛的和服衣料；而將此項文化延續傳承的平良敏子，也在 2000 年被日本政府指定為「人間國寶」，可見日本政府對芭蕉織布這項傳統技藝的珍視，並且列為日本文化財之一。但香蕉纖維在台灣的使用，目前噶瑪蘭族應是最主要的香蕉絲織民族工藝的保存者。

二、噶瑪蘭族香蕉絲工藝發展概況

爲了探索未來噶瑪蘭族香蕉絲織文化產業的可能性，本文先回到噶瑪蘭族人「編織一匹香蕉布」開始，向過去探索記憶，才能知道未來有哪些可能性的存在。香蕉絲織步驟爲每年颱風季節前約莫四到五月開始砍伐香蕉樹，族人會上山砍伐一至二年未曾結果的香蕉樹，做爲香蕉絲織的材料。砍伐前爲祈求祖靈保佑，會有 *Basbos* 的儀式用手沾取米酒灑到地上分享給祖靈。將香蕉莖幹砍下後，先剝除假莖表面的葉鞘，再將一層層的葉鞘分開，並將其分割成約 6 公分寬度的長條，以方便刮除葉鞘上的澱粉質。在此同時，還必須將較外層和較內層的部份分開放置；較外層的葉鞘較嫩，較內層的較粗，區分開來以便做成不同的用途。將假莖的葉鞘由外往內一層層剝除下來後，剩下來最中間的部份，就成了可食用的點心。接下來是直接將香蕉莖進一步處理：刮除瓣膜上的澱粉質亦稱爲刮絲，刮除雜質及水份後的香蕉纖維呈現透明的紫紅色，可以清楚的看出纖維的紋路。刮絲這個動作不僅耗力，也需要巧勁；生手若不是刮得不順勢顯得徒勞無功，

就是失手將纖維刮斷。再下一步驟就是曝曬香蕉纖維，將去掉澱粉質的香蕉纖維放在大太陽下曝曬，待完全乾燥後才能收起。香蕉纖維經陰乾、剝絲處理後，需用整經架整理經線。傳統織做中噶瑪蘭族人使用的織機為水平地織機簡稱為地織機，必須兩腿直伸平坐於地，以腳撐住經紗軸，再將腰固定帶繫住腰部，以腳的力量將經線緊繃成待織狀態。織布機的配件有腰固定帶、夾布軸、梭杼、打緯板、挑紗棒、順紗弓形棒、綜統棒、經紗軸 8 種。織布的程序是：拉起挑紗棒，使經線形成兩層讓打緯板穿過，利用此板理順兩層經線，再將梭杼穿過，織出第一條緯線後，打緊。接著，將順紗弓形棒拉到挑紗棒位置，倒轉弓形棒將挑紗棒壓至下層，把原在下層的經線拉到上層來，形成另一個兩層經線；穿過打緯板將線理順，再穿梭杼織緯線。將順紗弓形棒退回原位，再拉起挑紗棒重複上述的動作。如此反覆的拉、理、穿、壓，一次一條的將緯線嵌入經線中完成一幅「經緯交織」的手工織布。而香蕉絲工藝復振時，同時也使用現代桌上型織機來織做，也因此，在當代織做婦女傳授傳統地織機已經少有族人學習。



肆、香蕉絲工藝現況與其產業

李汾陽（2010：24-25）在《文化資產概論》中清楚闡述聯合國為推動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的由來與內容，還有審視、比較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的特色與發展。他更進一步說明文化資產通常都應用在觀光旅遊與文創產業（頁 139-45）。再者，筆者于《2010 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年報》第一章〈原住民族工藝產業論述〉（王昱心，2011）中指出，近二十年間的原住民族工藝產業發展是傳統工藝的振興的縮影，並且初步分析原住民工藝產業發展與目前文創的關聯性與脈絡；是故，本文企圖以噶瑪蘭族為例，驗證原住民工藝產業發展與文化商品的重要創意發想是來自於傳統工藝，來自於祖先們的智慧累積。

過去，香蕉絲編織工藝與噶瑪蘭族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香蕉絲是噶瑪蘭族服飾與生活用品的主要編織材料之一，它是原生、天然、環保、在地、傳統的。二十年來，新社部落將香蕉絲編織工藝朝向創新化、精緻化發展，藉由手的勞動、心的感動，集體發揮編織創意巧思來轉化各式各樣生活織品。爾後，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大力推廣新社部落香蕉絲文化產業，期望日後成為重要的部落自主產業。十年來，協會大力推展香蕉絲工藝文化，除了舉辦展覽、演出、秀場外，同時研發工序步驟，加入染色技能，藉此提升質感。前期協會基於工藝師老年凋零的憂慮，先著重技藝文化傳承之人才養成，近年來加入設計師合作、年輕設計師參與工坊學習香蕉絲織作，在多次研發打樣多樣產品試圖與工坊合作中找到文創產業的出路。五年前曾經在新社香蕉絲工坊擔任專案經理與編織工藝教師的張秀蔥曾憂心表示，「在部落逐漸老年化，協會空間與設備設限下，加之原生材料的栽種與取材需因運颱風與日照兩大要素，造成無法充裕提供織作，因而推移進展遲緩……」。而此次在臺大人類學系博物館展出〈我們·噶瑪蘭 Aida·Kavalan〉的展示已經明白說明，只要族人們持續傳統工藝的傳承，與設計師們合作創發，文創產業的路徑就會更寬廣。

參考文獻

- 王昱心，2011。〈原住民族工藝產業論述〉收於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編)《2010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創意產業年報》。台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李汾陽，2010。《文化資產概論》。台北：秀威資訊。
- 王嵩山，2011。「2011 花蓮學」講稿。
- 『文化資產保存法』(<http://www.moc.gov.tw/law.do?method=find&id=30>) (2015/3/16)。

The Revitalization of Kavalan Banana Weaving

Yu-Hsin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ts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have poured financial supports to assist Indigenous Peoples in developing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the past,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were developed for daily uses, especial ceremonial ones. Nowadays, tribal handicrafts not only carry and transmit cultural traditions but also constitut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by transforming indigenous knowledge into knowledge economy. This article records the operation of a banana weaving workshop at Kavalan tribe in Hualien and illustrates how traditional handicrafts are related to the nourishment of Indigenous cultural industries.

Keywords: banana weaving, Kavalan,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